



秦府

任树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任树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秦府

秦 府

任树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06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29-1278-7
I·1122 定价 14.80 元

内 容 提 要

《秦府》写的是秦家父女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个由出山到出家，一个由从戎到从文的感人故事。

主人公秦百川在国民党当中是抗日名将。后来，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而借病引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对秦百川展开了争夺战。秦百川曾是江西“剿共”老手，目睹共产党的强大，主张相忍为国，响应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倡议。然而，事与愿违，不得已而出山，无奈何而出家。

国共两党争夺秦百川的功夫下在了他的女儿秦煜身上。秦煜因此几遭波难，事业挫折，离乡背井。终因时代的感召而投入了人民解放运动。

《秦府》反映了一个家族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忍辱负重，前仆后继，历尽劫难，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雪洗国耻，振兴中华，争得家族荣耀。

目 录

一	鞭炮声中.....	(1)
二	月有圆缺.....	(2)
三	痴言疯语.....	(9)
四	偃武修文	(12)
五	南山来客	(19)
六	不期而然	(23)
七	阴阳共宴	(30)
八	恶梦惊变	(37)
九	得意之举	(44)
十	劫后余情	(49)
十一	敷衍周易	(55)
十二	萍水相逢	(60)
十三	别有天地	(66)
十四	异想天开	(74)
十五	情中定情	(78)
十六	节外生枝	(84)
十七	阴差阳错	(89)
十八	登门攀亲	(94)
十九	不欢而散	(99)

二十	情不自控·····	(105)
二十一	守口如瓶·····	(108)
二十二	拟定彩礼·····	(113)
二十三	众星捧月·····	(118)
二十四	好事难成·····	(121)
二十五	时乖人祸·····	(125)
二十六	顺风吹火·····	(129)
二十七	举兵造访·····	(131)
二十八	警匪合谋·····	(138)
二十九	物以类聚·····	(142)
三十	巧为营救·····	(144)
三十一	终成眷属·····	(151)
三十二	天怒人怨·····	(159)
三十三	姊妹情切·····	(165)
三十四	狱中相会·····	(172)
三十五	轩然大波·····	(178)
三十六	复得自由·····	(182)
三十七	庆宴风波·····	(189)
三十八	纠缠不休·····	(191)
三十九	冤家路窄·····	(200)
四十	民冤难调·····	(204)
四十一	和衷共济·····	(207)
四十二	心系秦府·····	(209)
四十三	恭贺新春·····	(212)
四十四	亲情缠绵·····	(215)
四十五	迷津怒浪·····	(217)
四十六	难以自拔·····	(221)
四十七	难分难解·····	(226)
四十八	各奔前程·····	(230)

四十九	盛情厚意	(233)
五十	假手传书	(236)
五十一	盘根错节	(242)
五十二	峥嵘岁月	(247)
五十三	搏击其间	(252)
五十四	意悬婵娟	(256)
五十五	玉壶冰心	(264)
五十六	难兄难弟	(268)
五十七	意移情迁	(274)
五十八	温情润意	(280)
五十九	绝处求存	(285)
六十	沧海横流	(288)
六十一	逆来顺受	(295)
六十二	劫波溶情	(301)
六十三	秋水涟漪	(304)
六十四	风云储义	(311)
六十五	政坛踌躇	(317)
六十六	松菊犹存	(321)
六十七	将军出家	(329)
六十八	归心似箭	(332)
六十九	佛堂相会	(337)
七十	再现黄粱	(340)
七十一	虎口余生	(347)
七十二	武僧神威	(354)
七十三	义不容辞	(358)
七十四	情随事迁	(364)
七十五	负命樊篱	(369)
七十六	仁至义尽	(373)

— 鞭炮声中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首次以胜利者的姿态挺立在侵略者的面前。

喜庆的鞭炮爆开在崖崆之巅，炸裂在东海之滨，轰响在长城内外，隆鸣在大江南北……

借病引退且已在山乡隐居多年的秦百川将军，也被这鞭炮的声浪激动了。使他更感惊喜的是：竟有彩色气球挂着燃响的鞭炮飞到了这山乡的上空。悦耳的鸟音，清幽的虫鸣，泉水的叮咚，山林的呼啸，都被这鞭炮的声浪淹没了。他渐渐地感到自己又和外界联在一起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弟兄们又在自己的心田上站起来了，那些偏安一隅的同僚们也在自己的眼前浮现了。

气球上的鞭炮响完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屋里。秦百川还想激发自己的感情，希望它达到新的高潮，就伸手去开那部多年不动的收音机。然而，一点音响也没有。他恍然大悟，电池失效了。于是，就向夫人要了五块银元派卫士去买。

两个卫士正在对弈，秦百川问：“你们两个，谁去跑一趟买几节特号电池？”庞立德首报：“我去吧。”就接过那五块银元，推出摩托车飞驰而去了。

秦百川乐悠悠地回到屋里，夫人罗敷停下手里的活计，倾听着楼上的声音说：“你们父女的心情也忒盛了。”

“雪耻！雪耻！喊了多少年，这次战争才真正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是国人，谁不悦乎！”秦百川兴奋得拍案而起，喜出了两眼泪花。夫人并不无忧虑，说：“这是实情。可是，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寓形宇内复几时？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国民就可以了。”

顿时，两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已是“老之将至”。夫人望着丈夫——丈夫虽是虎背熊腰，巍巍峨峨，但已面布沟壑，头顶秋霜。丈夫望着夫人——夫人虽像冰雕玉琢，妩媚雍雅，也已蛛网结面，银丝绕耳。可是，秦百川仍旧坚持自己的宿愿：“秦府应随着国家一同复兴。而今国家正逢良机，我应该对国家奉献出我的有生之年。”罗敷说：“两个儿子也该学成回国了，该是指望他们了。今黑夜我还梦见他们呢。”秦百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我也很想念他们。然而，事隔多年，谁知他们在想什么呢？”罗敷长叹一声：“有儿倒不如无儿。从小养大了，要看，看不见；要摸，摸不着，感到世界空了似的。”秦百川劝解：“天下为公，四海为家，才是伟男子。这应是父母的骄傲。”罗敷不由得长叹一声：“你是铁石心肠，我是知道的；难道也叫我同你一样吗？”秦百川又急切地安慰夫人：“好了，好了。时局一定，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二 月有圆缺

秦百川正在房间里与夫人议论女儿婚嫁之事，卫士金玉国通报有一位青年女子求见。

秦百川问：“是什么样的人物？”

金玉国道：“村姑打扮，但又颇具雅量，说是从太原来，姓陈，名丽君。”

秦百川道：“请她进来。”

一位朴素洒脱的青年女子进来了。朝秦百川看了一眼，放下包袱用了大礼：“父母在上。”

秦百川夫妇一下子愣了。

那女子掀下假辫子，顺手梳理了一下，秦百川禁不住惊诧：“是你呀！”

接着，那女子便从包袱里拿出了一张合影和一封家书。

秦百川顿时容光焕发：“这可是奇缘呀！”罗敷喜形于色地问：“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陈丽君？”秦百川抚今忆昔地说：“台儿庄战役时，正是她作为八路军运河支队的联络员，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罗敷不禁插言：“思翟在哪里？”陈丽君道：“目前还在延安。”秦百川问：“你们都去了延安？”“是的。”陈丽君介绍道：“台儿庄战役之后，我被调到新四军军部去了。皖南事变中，我扮成一位孤母的闺女逃了出来，被组织上送到莫斯科学习，才遇上了思翟。”罗敷细问：“他原是去美国留学的？”陈丽君就详为作答：“皖南事变在美国也是一片哗然，思翟气愤不过，于是取道苏联投奔了中共。”“真混蛋！——顾祝同。”秦百川想起这段历史就甚为遗憾，愤愤地说：“这是我党的耻辱。硬是把一支抗日武装消灭了。凭什么？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自己却溜之乎也。”

一场战争不知破坏了多少姻缘，倒也造成了不少的奇缘。莫说秦思翟和陈丽君的结合是种奇缘，就是陈丽君和秦百川的相识也是一种奇缘。谁听了也称奇。

罗敷说：“我那梦算是没有白做。”接着就按铃通报女儿下楼。

秦煜一出现在楼梯上就问：“是什么事又搅扰我？”罗敷递给女儿那张照片：“你看，这是谁？”陈丽君问：“奇怪，你不认识我吗？”秦煜微微摇了摇头，母亲说：“快叫嫂子。”

秦煜握起陈丽君的两只手细细端详。

陈丽君自我介绍：“我也是黎明中学的。可是不像你，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是有名的校花。”秦煜接着说：“有些面熟，没有

说过话。”“二嫂本来就丑，还能被你看上眼？”陈丽君竟作为老同学开起玩笑来。秦煜也笑了：“我看上眼有什么意思？二哥看上眼才有意思哩！”陈丽君赞扬秦思翟：“你二兄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我很喜欢他的赤诚。”秦煜愣起来：“你们几时从美国回来的？”罗敷代为作答：“他们是从苏联回来的。”秦煜仍然愣着。陈丽君接着讲：“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国内急需翻译人才，组织上把我们俩调回了延安。思翟正忙于对美国的外交事务，现在还抽不出身来，所以先由我来家看看。”罗敷又道：“姑嫂是老同学，翁媳有战斗友谊，思翟与丽君虽是萍水相逢，也是一见如故。这可称得上是天作之美。”秦煜见父母都很高兴，也不再作疑，跟着逗趣：“什么叫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一个留学美国，一个留学苏联，竟然结合在一起了。”秦百川另作别论：“这也是时局的造化呀！”

翁媳相认了，婆媳相认了，姑嫂相认了。陈丽君已经成了秦府的人。秦府对陈丽君的栖息和用膳都作了安排。

饭后，大家正说笑，金玉国又在院子里喊：“少奶奶回来了！”

“一枪轰起两个兔子来，不向山上跑，倒向老窝里跑。”秦煜戏谑一句，箭一般跑了出去。陈丽君一笑，也跟了出去。秦百川与罗敷公婆二人都一个个地欣然出门。

秦煜拉着大嫂的手，罗敷领着孙子的手，金玉国提着皮箱，陈丽君提着背包，秦百川跟在后面，一齐涌进了大厅。

“父母都好！”少奶奶一一用礼。

“都好！都好！”

秦百川笑吟吟地对夫人说：“你这个梦还真有些灵验呢！”又转身问大儿媳：“思尼哩？”

“他到了重庆就分在兵工局了。工程改造，忙得很，叫我先回来。”

陈丽君顺便说：“椿萱并茂是我们的福分。”

大儿媳随即望着二儿媳诧异起来。

罗敷笑容可掬地讲：“还没有给你们介绍哩。明霞，这是思翟的爱人；丽君，这是你大嫂。”

妯娌二人双手搭在一起，一面寒暄，一面相互打量。陈丽君为了路上安全，一身农村打扮，肥裤腿，齐耳短发，与秦府明显地不协调。黎明霞身穿金黄色的丝光旗袍，乌发垂披，明晃晃的一副金丝眼镜，虽然别具一格，对秦府却是一种和谐的补充。一个谨言慎行，不离方寸；一个大说大笑，谈吐纵横。

黎明霞忽然拉过孩子：“我是有眼不识泰山，也叫儿子失礼了。快认婶婶。”说着就把孩子推到陈丽君的身边。强强行了一个童子军礼：“婶婶好。”陈丽君喜盈盈地说：“好孩子！我还给你买了一些玩具来。”强强见婶母在解包袱，就欢蹦乱跳地急着拿。一看是些枪刀剑戟和文体用品之类，就不满意地嚷：“没有美式冲锋枪。我要美式冲锋枪！”陈丽君说：“孩子，就是没有这个东西。”黎明霞忙对儿子讲：“冲锋枪会有的。别闹，美国军舰运了来，你婶婶就给你买去。”

罗敷见两位儿媳很融洽，就把陈丽君与秦思翟的照片亮给黎明霞：“这是他俩的结婚照。”黎明霞接过来一看，大为惊讶，盯着陈丽君的一身穿戴说：“怪不得弄了这身打扮，共产党就是会重视感情投资。我们可是配不上的。”陈丽君笑道：“大嫂真会说话。其实，美味谁也爱吃，丽衣谁也爱穿。只是怕路上无事生非，才凑合了这身衣裳。一会我就换装，不能给大嫂丢了人。”黎明霞又说：“苏轼讲，‘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也像对丽君的写照。你这身服饰虽然极为普通，但也像用了许多心思，越瞧越觉得有许多掩不住的风韵。”陈丽君不由得大笑起来：“刚才我还觉得比大嫂矮了半截似的，听大嫂这一讲，也许不会给大嫂丢人了。”

秦百川听得两位儿媳老在虚与委蛇，面生愠色，出口不悞：“古人云，‘君子勿党’，非无教益。我们并非君子，可都是一家人。不要分这党那党的，只讲父子、婆媳、姊妹、兄弟、妯娌……战

争中，大家天各一方，不免各从一派。胜利了，大家已经是殊途同归，都是秦府的人了。”陈丽君也不觉逆耳，愉快地说：“嫂子一进门，煜妹就说我们是一枪轰起的两只兔子，不去绕山跑，都来归老窝。”秦煜又更正：“你们是被鞭炮声吓回来的。”陈丽君又进行了再更正：“这鞭炮声就像一支回肠荡气的抒情曲，哪里是把我们吓回来的？”

黎明霞见陈丽君并无强烈的党派意识，就友善地问陈丽君：“你怎么也成了是非人？”陈丽君说：“国难当头，岂能坐视？中央军南撤以后，我们的赵汝明老师就领导我们组织了抗日游击队。”黎明霞又问：“思翟的工作？”陈丽君说：“还好，英语、俄语，两种翻译，他都得忙。”黎明霞不由得加以褒贬：“这个思翟性情好怪僻哩，和思尼大不一样了：专业不愿意学，爱看些杂书。他离开美国时也未向我们通报一声，我们原以为他回国参战了，没想到是找你去了。”陈丽君被逗得脸上红扑扑的，说：“我们也是萍水相逢，不期而然。”黎明霞道：“按照中国的传统，男女婚配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对于两位留学生来说，这种国粹是会被尊重的。不过，这‘不期而然’，对于秦府可不是一桩小事。”罗敷插言：“大事也罢，小事也罢，总而言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别给老人留下心事。”黎明霞笑了：“还是婆母会体谅人。”并问秦煜：“妹妹，你说是不是？”秦煜咄道：“去！别来找我。”陈丽君仍怕生嫌：“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早知如此，就等到今天，有家人守着，我们的婚礼就更火爆了。”黎明霞却没有认可：“家人算什么？有自己的同志捧场，什么好戏不会演？”罗敷说：“入乡随俗嘛，讲这些并没有意思。好不容易盼到今天，一家人就应尽享天伦之乐。”黎明霞也不反对：“这就更好了。老百姓爱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都是秦府上的人了，谁也不能吃里扒外呀！”

至此，秦百川夫妇不能不感到家政的艰难了，前额上的皱纹骤然又多又深了。两位儿媳也体察到了二位老人的不快，害怕引

火烧身，都低了头，把嘴巴插到衣领里了。秦煜见父母愁眉紧锁，无精打采，仍然将她俩加以埋怨：“二位嫂子，容小妹有话直说。你们都是秦府的人了，说话不要阴阳怪气的，以免伤了和气。”

黎明霞心里明白，这种不快是由自己引起的，于是首先表白：“我的心是在秦府，生怕秦府受害，一有风吹草动，就干扰了自己的情绪，疑虑丛生，话多有失。”罗敷说：“国逢胜利，家逢团圆，都是喜事，还疑虑什么？”秦煜说：“许是听了一些马路消息，便心烦意乱起来。”“正是呢。”黎明霞说，“我们是乘了美国军舰回来的，在舰上，众说纷纭。有的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是为了养精蓄锐，一鼓作气除掉赤祸；有的说毛泽东已经在全国布下了火种，大有燎原之势；有的说蒋介石胜券在握；有的说‘朱毛’难摘拔……你大哥是国民党员，祸福所系，能不令人忧虑吗？”陈丽君接着就安慰：“兄弟不和外人欺。我想：蒋介石是会吸取教训的。他剿了十年‘共’，‘共’倒没剿了，却引来了东洋鬼子。再打内战，说不定又会引来西洋鬼子。”秦百川对和平也怀有很大信心：“天下也不只是国共两党的天下。现在又成立了一些党派，谁能看着国家重新陷于两党之争呢！我是国民党员，再搞分裂，我也不赞同。”黎明霞又劝解父翁：“可不要太意气了。你不赞同有何用？台儿庄战役的功勋册上有你的名——怎么样？能主了什么？还不只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对象，有什么意思？”“做人求的就是：在家，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在朝，能对得起中华民族。这就是意思。”秦百川铿然有声地作答。黎明霞对父翁的这番赤心——痴心感到好笑，又进一步劝解：“父翁，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说！”秦百川大吼一声，黎明霞就说：“你听了，可别觉着寒心。在留美学生中就有人议论：‘爱国不如卖国’，‘战将不如降将’。”“无稽之谈！”秦百川一听，竟消了气，说：“蒋委员长已经来电，邀请我出任行辕公署副主任。”黎明霞随之转忧为喜：“果真是这样，那就好了。桓台有过王半朝，不久，统帅部里也净是咱的人了。只是可惜思翟……”罗敷于是长叹一声：“多么好的时机呀。他们弟

兄二人，一个也不来家看一看，国家的事就那么要紧？”黎明霞也为之遗憾：“更得怪丽君呀，新婚燕尔也舍得离开？怎么还不拽着他一起来家。”秦百川的心理上又发生了真空：“丽君，你讲讲苏联对中国的局势有些什么看法。”陈丽君答道：“斯大林主张中国和平建国。”于是，秦百川的心理真空有了某种满足：“这就好。共产党不记前嫌，联合抗日。胜利以后，何去？何从？正为我忧虑。现在，我对共产党又有了底。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继续与中共合作，杜鲁门刚上台是不会马上改弦易辙的。和平建国正是国人的理想。”

罗敷越听越厌烦，没好气地打岔：“算了吧，大将军！咱们家又掉进政治漩涡里了。”秦百川说：“我就不想超脱政治吗？能超脱得了吗？秦府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国共两党政治的延伸。只有国家的漩涡平静了，秦府的漩涡才能平静下来。”

罗敷见丈夫用心亦苦，又和颜悦色地说：“孩子们多年不在家，现在回来了，正是喜庆日子，应叫孩子们到大伯家去拜见一下才是。”秦百川则因此想起胞弟秦汇东来，未向夫人回话，竟问黎明霞：“见你三叔来？”她说：“三叔忙得很。听三婶说，他正在参与一个什么条约的起草，有几天不回家了，难得一见。”秦汇东是国防部少将高参，在重庆名声大得很。秦思尼与黎明霞一到重庆，就去拜访他，一直都没有见上。提起胞兄和胞弟，秦百川便占卜起秦府的命运：“秦府奋力抗争了三代，一直也没有振兴起来。我们弟兄三个：一个是无志者，乐天无怨；一个是有志者，附炎趋势；我为存志者，又待何为？看来，秦府的振兴还得靠后人了。”罗敷也很理解秦百川的想法：“孝悌与忠恕是很相通的。在家知孝悌，在朝才知忠恕。不懂孝悌不会治家，不懂忠恕不会治国。乐溟虽然神智不清，也该叫孩子们去拜见一下。这正是教导孩子们尽孝道呀！”

“我不去。”秦煜首先表示异议，“今天让我们向疯伯尽孝，明天又要让我们向昏君尽忠了。”秦百川哪能容得，立即申斥：“不

要胡说！你大伯不过是读书入魔，思想偏执，人们就戏称疯伯。其实，他对是非问题心中颇有数。”罗敷又进行责备：“就叫你领着嫂子们去，你能不去？这能反嘴吗？”黎明霞也借机大讲礼道：“煜妹，父母说得对，伦常纲纪，大家都要维护。”至此，秦煜也不再多言，心想，出去正好观赏一下时代的风貌，领受一下自然的风光。

三 痴言疯语

日过中午，秦煜便与两位嫂子携了礼物去看大伯。

她们走在半坡街上，傍花伴柳，就像在水上自由地飘荡。秦煜东指西点，声情并茂地说个没完没了；两个嫂子东张西望，惊喜交集地看个没完没了。过了小桥，遥见疏林中有一群孩子正在掷“鞋窑”，又跳又叫，有闹有笑，一个个得意忘形。她们被这简单的游戏，古朴的世风吸引住了，径直地朝前走去。谁知那里还有一位“赤足大仙”，蓬头垢面，长袍束腰，见有人去，忙提了两只鞋悄然隐遁了。

过了一片疏林，又见一片密林，隐约出现了一座院落。

这座建筑与她们的府邸大不相同。首先入目的是那一圈围墙。各色卵石嵌成松、竹、梅、菊、兰、荷、柿、桃、蕉、桔等花草、果树。引人入胜的是那座大门，全用原木穿凿成形，粗犷阔大，不失山乡风貌。进门是一块巨大的卧虎石，横雕着四个鼓倚多姿的汉字：灵谷别居。绕过这块卧虎石，便见层层石阶上面建有一座锁皮式的厅房。磨光的青砖，白色的砌线，红色的楹柱，黑色的窗棂，飞檐鰞脊，似庙非庙。她们拾级而上，随即发现那位“赤足大仙”就是伯父秦乐溟。

他已不像刚才那样天真活泼了。他端庄地坐在方桌的右首，身

穿皂袍，头顶皂帽，污发纷披，项带佛珠，又装道，又弄佛。中堂是一幅草书：“福地洞天。”两边的对联写的是：“松持节操溪澄性，山展屏风花失篱。”

秋日斜晖，室内迷濛，秦乐溟见有三个女子进来，举止娉婷，衣裙飘曳，三对眼睛又似飞神流波，虽然未看清面容，却也令其觉得如逢神遇仙，于是起身迎接：“欢迎众位仙姑到敝舍观光。”并合掌致意。

三个晚辈一听，傻了。秦煜首先破其幻觉，“大伯，我和嫂子看你来了。”

“啊！你是小煜呀！我道是天女下凡来了。这两位天女嫁给了你的两位兄长，上帝同意吗？可不要闯祸呀！”秦乐溟仍像是还在梦幻之中。三个女子都哑然失笑。伯母甄文媛赶忙说：“是孩子们来看你，你怎么也与孩子们胡说起来了？”

至此，秦乐溟才算弃舟登岸，离了幻境，忙叫孩子们坐下。伯母忙为孩子们拂尘。

秦煜说：“我的两个嫂子都从国外回来，是来拜见伯父母的。”伯母说：“难得你们还想着我们这两个废人。”黎明霞说：“我们常年不在家，要尽孝道也是难的，两位长辈也需体谅。”秦乐溟忽如大梦方醒：“是了！是了！这镇上的鞭炮许是为了欢迎你们哩！”陈丽君惬意地讲：“历尽劫难，两位长辈仍然如此健壮，真令人高兴。”伯母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大伯疯疯魔魔，帮不了忙，倒给加忙，我也就无心料理自己。侄媳妇可不要耻笑呀。”陈丽君亲切地劝慰：“伯母说到哪里去了？一家人嘛，谁耻笑谁。”伯母则生歉意：“看，光顾了说话了，还不知二侄媳妇芳名。”秦煜代为禀报：“二嫂姓陈，名丽君。”接着，伯母就海夸：“我一搭眼，就感到二侄媳妇很贤慧——名副其实。”黎明霞跟上一句：“女人嘛，就是靠的这点资本。”伯母赶快补充：“说得对。大侄媳妇深得妇道，这正是秦府的造化。”秦煜便为之动心：“那是啊，我们就是寄希望于大嫂呀。”黎明霞一瞥陈丽君，叹道：“人好不如命好。有人说，